

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
第二十三期
上册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
中華民國 臺北市

中央研究院
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
第二十三期

上 冊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

中華民國 臺北市

中央研究院
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

主任委員	陳	三	井
執行編輯	李	恩	涵
編輯委員	陳	三	井・王爾敏
	李	恩	涵・李健民
	陳	慈	玉・張瑞德
	楊	翠	華・賴惠敏
	謝	國	興
助理編輯	葉	其	忠

(以筆劃為序)

訂購處：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
郵撥帳號：1034172-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
電話：7 8 9 8 2 0 8
Subscription Address: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,
Academia Sinica, Nankang, Taipei, Taiwan,
Republic of China

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
第二十三期

上 冊

目 錄

熊秉真：中國近世士人筆下的兒童健康問題·····	1
王爾敏：中國傳統記誦之學與詩韻口訣·····	31
賴惠敏：清代皇族的家族結構與財產分配·····	65
陸寶千：述馬浮之以佛釋儒·····	97
魏秀梅：琦善在兩江的政績，1825-1827 ·····	133
林滿紅：嘉道年間貨幣危機爭議中的社會理論·····	161
李恩涵：左宗棠與清季政局·····	205
李達嘉：從「革命」到「反革命」——上海商人的政治關懷和抉擇， 1911-1914 ·····	237
張玉法：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聞與言論，1915-1923 ·····	283
黃自進：從「二十一條要求」看吉野作造的日本在華權益觀·····	331
游鑑明：日據時期的臺籍護士·····	367

中國近世士人筆下的兒童健康問題

熊秉真*

摘 要

自宋代以後，因傳統幼科發軔，故有關兒童健康的問題，有幼科醫書、醫案、醫方之討論，代表當時專業人員的認識和記錄。然而檢視此類材料，我們心中常不禁興起一種疑問：除了專門以解決兒童疾苦為業的幼科醫生之外，一般人對兒童健康到底有多少瞭解？

爲了說明這個問題，我們只有遍閱近世中國士人之私人及傳記性資料，披沙揀金，看看這些常人筆下是否曾經留下任何有關兒童健康的消息，如果有的話，此等非專業人員對兒童疾病的認識如何？而對兒童病痛多半採取何等的對策？因爲他們的了解和態度，相對於幼科醫者，反映了當時兒童求生存的健康環境中很重要的部分。而且，從健康史和社會史的角度而言，這些消息，算是反映兒童健康的「無意史料」——當時人留下這些記錄時，其關心的重點並不在健康——因而彌足珍貴，經過細心的解讀，可以讓我們一窺現代以前，一般中國家庭及兒童健康世界之一斑。

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。

中國近世士人筆下的兒童健康問題

熊秉真

- 一、常人留下之健康記錄
- 二、私人傳記中所見之兒童疾病
- 三、一般家庭處理兒童健康問題的方式
- 四、兒童健康的殺手
- 五、傳統社會對兒童健康與疾病的認識與態度
- 六、結語

一、常人留下之健康記錄

在著手分析這些常人所留下的有關兒童健康的資料以前，我們應該對這整批材料有進一步的瞭解，思索：這些記錄是在什麼情境下留下來的？它有沒有什麼特徵？包括那些內容？

舊時中國家庭或個人並沒有保持健康記錄的習慣，一般人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動機，要記下兒童成長過程中所罹之疾病。只有少數的傳記材料，在記載一個人幼年的遭遇時，提到某些與健康相關的經驗。所以我們在閱讀，運用這批史料時，必須意識到這些材料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留下來的，不是一個普遍的記錄。當時曾經發生於這些個人童年中的健康問題，有些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，有些則完全不見諸傳記之記載。而且，在留有若干記錄的一個家庭中，也不是事事都提。

他們很可能記下了有些兒童所遭病痛，而對家中另外一些孩子的疾苦則完全略而未及。

這些有關個別兒童健康的資料，明清傳記中偶或可見。而清中葉（十八世紀末）之後所見更多。可能與此後個人傳記內容日豐，對童年部分載錄漸詳也有關係。這些傳記中之所以提到某些與健康有關之消息，大致有二類，一類是一般性地談到此人自幼身體強弱之狀況，另一類是提到某些特別的健康上的事故。其用意，除了略為說明某人先天體質稟賦如何之外，多少有些慶幸此人幼來「遭難不死」的意思。因為疾病就像一種幼時所遭遇的「特異經驗」一般，若能逢凶而化吉，有驚而無險，倖免災厄，或者代表此人活來不易，或者對其未來人生代表一種祥徵。因而幼兒罹疾病而癒，除了感念母親照顧之勞外，有時也認為是得鬼神祖先之助。

在這種心理之下，我們見到的傳記中有關兒童健康的記錄，遂有「報憂而不報喜」之一特徵。對於兒童正常健康成長發育之情況，日常之飲食，睡眠，運動，隻字不提。只有在孩子不幸罹病受苦時，才會略提其遭遇經過。

從這些不完整的記錄中，我們綜合起來，大致可以瞭解三方面的消息：一是當時兒童所罹之疾病，及一般人對兒童疾病的認識；二是當時家庭對兒童疾病所採之對策，及其反映的社會上對處理兒童健康問題的態度；三是當時兒童因病致死的事例，及其所代表的兒童健康狀況指數之一。此三方面之消息，得來不易，今分述於下。

二、私人傳記中所見之兒童疾病

(一)記錄中所見之兒童疾病

(1)消化道疾病

傳統社會中，消化道和呼吸道的問題，是兒童常患的疾病。舊時中國雖無消化道疾病之稱，但記載中卻常見兒童為腹疾、吐、瀉所苦。崔述(1740-1816)在考信錄附錄中自謂：「十四、五歲時，嘗得腹疾，先孺人百方為之營救，竟以漸愈。」⁽¹⁾這腹疾的症狀如何，崔述未加細談，但兒童因飲食不適或外物感染，導致消化道發炎，或出現吐、瀉，是很容易發生的事。崔述的腹疾，曾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，也許是慢性的消化道發炎。文祥(1818-1876)謂其於十一歲那年，「

(1) 崔述，《考信錄附錄》，卷一，頁10。

又患胃熱咳血」，則似乎已有潰瘍的現象。而且到了第二年夏天，「又患翻胃證，食後即吐，冬初始愈。」⁽²⁾此類胃腸疾病，當時並無有效療法，常拖成慢性消化道問題。

黎培敬(1826-1882)自言三歲時，「每反胃吐乳，先祖贈公憂之，用葯嘗加厚樸少許。」⁽³⁾幼兒反胃吐乳，影響正常飲食，家中長輩當然深為擔憂，思以自知之處方為之調治。也有的兒童腸胃不適，似與飲食習慣有關，家人遂試為忌口，而舊時中國對控制飲食最常採取的辦法，是避免葷腥。如張大千(1899-1983)幼年「翻胃嘔吐」，家人認為是沾葷腥所致，遂令其自幼吃素。⁽⁴⁾

至於兒時誤食或貪食某些食品，導致短暫的吐瀉，也經常發生，但數日即過，算是比較不嚴重的情形。楊一峰自謂幼時一次隨母歸寧，趁家人不注意，爬上後園的大杏樹，一口氣吃下了十四、五個正熟的大白杏，待母親發現，「下得樹來，因為吃得過多，感覺肚子疼痛，結果瀉了三、四次了事。」⁽⁵⁾

(2) 呼吸道疾病

傳統中醫常以「痰疾」稱呼吸道的毛病，民間因亦仿此一詞。但仔細考察彼等所謂痰疾之症狀下，似常夾雜其他胸腔內器官問題，甚至神經方面的病變。像沈兆霖(1801-1862)自稱六歲時「有痰疾」，然隨又言「時患厥逆」，「發厥時，身仰後」，常連所坐高椅「並椅俱踣」。⁽⁶⁾其症候應不單是痰塞使呼吸不能順暢，痰疾只是表徵，時患厥逆則疑似小兒癲癇之類的毛病。

此較典型的幼兒呼吸道問題，是咳嗽不停。如陳澧(1810-1883)三歲時，「欬嗽幾死」。⁽⁷⁾久咳不愈，演為支氣管炎或者肺炎，對幼兒生命威脅極大。但過去中國並無此方面的知識，到二十世紀初以後的傳記文字中，因有現代醫學詞彙與觀念引入，才有此類說法。如鍾明志(1892-1956)自謂「兒時每月發一次氣管炎，診為肺部太弱，須滿四歲才能完全康復。」⁽⁸⁾

另外一項與呼吸道相關的疾病，就是兒童的氣喘，傳統稱為病喘或者病哮喘。

(2) 文祥，《王文忠公年譜》，頁4-5。

(3) 黎承禮，《竹間道人自述年譜》，頁3。

(4) 關志昌，〈張大千多采多姿的一生〉，《傳記文學》卷4期25，頁38。

(5) 楊一峰，〈童年樂事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1期5，頁33-34。

(6) 沈兆霖，《沈文忠公自訂年譜》，頁2。

(7) 汪宗衍，《陳東塾先生年譜》，頁3。

(8) 鍾明志，〈我的回憶〉，《傳記文學》卷17期3，頁12。

徐肅(1810-1862)幼年時即有「病瘰」之苦，當時似乎也無任何有效的對策。(9)

(3)天花

天花，傳統中國亦稱為「痘」，是近世威脅兒童健康最為嚴重的傳染病之一。罹患者死亡率相當高，即使僥倖熬過，奮鬥的過程也十分辛苦，而且常有併發症發生。金忠潔(1610-1644)五歲時「發痘，得逆症，百藥罔效，勺水不入者數日，氣垂絕。」後來據說是得異僧之佑，才渡過險關，漸有起色，不過也拖了一個多月，才慢慢痊癒。(10)明清傳記資料中提到兒童患痘的事例不少，詳略不一，但均謂罹者深為所苦。李殿圖(1738-1813)九歲那年「出痘」，遍體勻圓飽綻，甚苦之。(11)家中有兒童罹病，並無有效醫藥之助，多半靠母親或家人耐心照顧調養，乃得熬過難關。孫星衍(1753-1818)九歲時「出痘花，幾危」，即賴其祖母「許太夫人，金太夫人抱持不眠者兩旬始愈。」(12)王先謙(1842-1917)生始八個月，即「患痘瀕危」，亦因其母「備極艱劬，遇救得活。」(13)

明清社會已知「痘疫」是一種傳染性疾病，民間行醫者亦各有一些偏方對付，雖然並不一定有可靠的效果。張崑(1761-1829)三歲那年，痘疫大行，街號巷哭者相繼。不久，張崑「亦患痘，顆粒曾累，體無完膚。」當時地方上有位醫師見其症狀，「謂是痘將內陷，恐不可治。」要他的家人將他「姑臥之地，藉土氣以禦燥火。」當時據謂張崑已奄奄一息，家人不得已遂真的把他放在地上躺了七天七夜，他的母親亦隨之「臥於地者七日夜，哺以米汁藥液，憂愁涕泣，殆無寧刻。」到後來才漸有生意。(14)駱秉章(1793-1867)在他六歲那年三月，出天花，「幾至不測」，後來據說是因恰有姻親到省城找人開了補藥，「始得保全」。(15)

因為對天花一症並無特殊療法，不少人家於孩兒遭此病變時，即轉而求諸宗教鬼神之助。文祥(1818-1876)，在三歲那年冬天，出天花，自以為過程極為順利，事後才聽母親說他的祖母「為予焚香拜佛，額幾腫。」(16)李根源(1879-1965)在十一歲那年十月，出痘。最初，是家中三個妹妹先後得痘，最後終於傳給了根

(9) 徐肅，《敝帚齋主人年譜》。

(10) 金鏡，《金忠潔年譜》，頁2。

(11) 錢景星，《露桐先生年譜》，頁6。

(12) 張昭南，《孫淵如先生年譜》，頁1-2。

(13) 王先謙，《葵園自定年譜》，頁4。

(14) 鮑鼎，《張夕庵先生年譜》，頁2。

(15) 駱秉章，《駱秉章先生自敘年譜》，頁3。

(16) 文祥，《文文忠公年譜》，頁1-2。

源，但他「上漿時忽漿收色黑，昏沈不醒，狀至險惡。」群醫束手之下，其祖母乃「虔誦觀音經，愈三日，」據說其「漿忽突起，色轉紅，得以治愈。」⁽¹⁷⁾鬼神宗教之外，有些家人亦信夢徵可救危兒。劉景山(1885-1976)自謂「六歲染天花症，病危。」此時其母夢桂花開放，芬芳滿室，保姆盧媽亦得同夢，其後景山之病竟亦轉危為安。⁽¹⁸⁾

幸而熬過天花之劫的兒童，事後多仍不免留下一些後遺症。其中最輕微的，是身體上留下深淺大小的疤痕，俗稱麻子。舊時不論男孩女孩，落得麻臉，都可能遭人譏笑，尤其常構成婚姻上的困難。楊仁山(1837-1911)幼時與之訂親而未過門的女孩，即因在家鄉出天花，全身落疤，而臉上更重，父親即來詢問是否要改變婚約。⁽¹⁹⁾李根源出痘後落得「面麻」，⁽²⁰⁾當時人均知皮膚上的疤痕會因被抓而更嚴重，卻不能完全禁止孩子都不抓動。黃季陸(1899-1985)四歲時出天花，當面部發出無數痘疤時，即因「任性把他抓得稀爛，雖然過了痘痲關不曾夭折，卻形成了一個既醜又麻的小人物。」自謂幼小的內心籠罩著一種自卑的陰影。⁽²¹⁾因為社會上的訕笑，即使疤痕並不明顯，兒童心中仍相當自覺。劉健群(1902-1972)也說「因為幼年出天花，臉上還留下幾點不十分看得出的小麻子」，而覺得自己「說起美觀體面，真正一無是處。」⁽²²⁾

其實天花肆虐，在幼兒身上造成的傷害往往比麻面更為嚴重。不少人知道顧炎武(1613-1674)自幼左眼異常，有人說是有點斜視，有的記載則謂瞎而不能視，其實就是他三歲時患痘致危，愈後所遺下的後遺症。⁽²³⁾當時也有一些事例，提到天花餘毒事後會凝聚患兒體內某些部位，造成潰膿的現象。吳榮光六歲出痘，據謂即因「遺毒未盡，聚於右腿，腿生腐骨。」經用針灸法治之，半歲後，腐骨始出而愈，但在出腐骨之處，仍留下了「寬寸許，長二三寸，深五六分」的疤痕。⁽²⁴⁾完顏崇實(1820-1872)三歲時出痘，結痂後，「餘毒發於喉間，左右各一，危甚，」多日後，膿潰方愈。⁽²⁵⁾陳濟堂(1890-1954)記其長兄濟華，年七歲時出痘

(17) 李根源，《雪生年錄》，頁6。

(18) 劉景山，《劉景山自撰回憶錄》，頁41。

(19) 趙楊步偉，「我的祖父」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3期3，頁17。

(20) 李根源，前引書，頁6。

(21) 黃季陸，「我難忘的仁慈的父親」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9期4，頁33。

(22) 劉健群，「艱困少年行」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14期1，頁82-83。

(23) 李曦，《顧炎武》，頁5；張穆，《顧亭林先生年譜》，頁4。

(24) 吳榮光，《吳榮光自訂年譜》，頁3。

(25) 完顏崇實，《惕齋年譜》，頁2-3。

，「毒落其足，竟成殘廢。」⁽²⁶⁾

明清時中國人對於預防天花已發展出一種初步的防疫辦法，即以濕漿或痂皮製成「人痘」，由兒童鼻孔吹入。此方法雖為許多兒童成功地得到防疫效果，但施行稍一不慎，或漿苗效力太弱，仍會造成傷亡。故直到十九世紀末，許多民眾對之仍持戒慎之態度。黃季陸即謂幼時鄉下家人已知有傳統吹苗之法，但卻未為他種人痘。⁽²⁷⁾當時在沿海市鎮，已有西方傳入牛痘法，且有臨時設立的施種牛痘局。比較講究的家庭，還特別請醫生到家中為孩子種痘，魯迅(1881-1936)三歲時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種的牛痘。⁽²⁸⁾

(4)季節性疾病及急性傳染病

舊時中國家庭已注意到，兒童疾病常與季節之更替有關，而四季中，以夏季最常發生，春秋次之。加上幼兒夏季罹病，常出現高燒現象，故傳統又以「熱疾」或「熱症」統稱此類疾病。一般民眾並不確知熱症因何而起，常將之附會於兒童當時所進行之其他活動。李殿圖的傳記資料中說他三歲時「以穿花捕蝶，得熱疾，幾殆。」⁽²⁹⁾吳榮光在十八歲那年三月，亦因「得熱疾，幾殆。」⁽³⁰⁾可見這類熱疾對當時少年及幼年人口健康，威脅相當大，而罹患者年齡愈少，危險愈高。聞一多(1899-1946)自謂「一歲多的時候，生了一場大病，叫『熱病』」，險些送命，他的祖母為其裝殮的衣鞋都準備好了。⁽³¹⁾

從這些記載中反映，人們也知道這些夏秋間的流行病，與地方水災有密切關係。徐肅十二歲那年，當地「秋七月，大水，瘟疫作。」⁽³²⁾此外，它還容易發生在多人聚集的城鎮。唐文治(1865-1954)十八歲那年七月，隨父赴金陵省試，並遊書肆，乃「熱患暑病」。⁽³³⁾

當時兒童在夏天容易感染的疾病中，有些是皮膚病。黎培敬六歲時，「盛暑

(26) 陳濟堂，「陳濟堂自傳稿」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25期3，頁8。

(27) 黃季陸回憶「三四歲時，種牛痘的辦法在我家鄉尚不曾有，一般都是用藥苗從小孩的鼻孔吹入。由這種方法處理，當然是經過十分的險惡，稍為不慎，幼孩便因而夭折了。」他自己終因家人未予種痘，而於四歲時患了天花。見黃季陸，前引文，頁33。

(28) 魯迅於文中曾提到，幼年時「種牛痘的人固少，但要種痘卻也難，必須等到一個時候，城里臨時設立起施種生痘局來，才有種痘的機會。我的生痘是請醫生到家裡來種的。」見李何林，《魯迅年譜》，頁8；復旦大學，《魯迅年譜》，頁4。

(29) 錢景星，前引書，頁2-3。

(30) 吳榮光，前引書，頁3。

(31) 季鎮淮，《聞朱年譜》，頁3。

(32) 徐肅，前引書，頁5-6。

(33) 唐文治，《茹經自訂年譜》，頁2。

，患頭瘍。」⁽³⁴⁾葉恭綽(1881-1968)六歲，「夏，病癰，垂危，二閱月始愈。」⁽³⁵⁾瘍和癰，指的都是一種皮膚疾病。但多在夏季困擾兒童的，仍以胃腸病和各種急性傳染病為多。陳衍(1856-1937)三歲時，「常患腹痛，七八月颱風起時尤甚。」⁽³⁶⁾而季節性疾病除了盛行夏季，亦有部分出現在春秋二季。伍受真(1901-1987)十五歲那年春天，「患痧麻症，幾殆。」⁽³⁷⁾李光地(1642-1718)十七歲時，「值秋熱，病痢幾殆。」⁽³⁸⁾

如上舉部分例證所示，近世傷害兒童健康的季節性疾病中，有許多是盛行於暑熱之時的急性傳染病，痢疾，瘧疾，白喉等。陸寶忠(1850-1908)六歲那年六月，染患「瘧疾甚劇」，到八月方小愈，後曾拖延成為久病不愈的老瘧（當時稱為「店」）。⁽³⁹⁾瞿中溶(1769-1842)自謂十八歲那年十月初起，「患間日瘧」，纏綿三閱月，逼歲除始就痊。」而且此後形容瘦弱，時有寒熱頭痛之患。⁽⁴⁰⁾傳統稱為喉痧，十九世紀末以後知為白喉的，也是當時常威脅兒童健康的一種急性傳染病。李宗侗(1894-1970)自謂幼年時曾「被染白喉，聲啞不能說話。」⁽⁴¹⁾李先聞(1902-1976)亦謂少年時曾發高燒，被診為患白喉。⁽⁴²⁾

然而對於這些威脅家中兒童生命的季節性疾病，直到十九世紀末，一般人的瞭解仍非常有限，除了注意到其常出現在夏季，且多能傳染之外，對其病因及防治之道，幾乎一無所知。楊步偉(1889-1981)於其自傳中曾描述一場急性傳染病，在短短的十幾天內，傳上附近的十一個孩子，奪去了七條性命，並使一人瞎了一隻眼睛，但是家人和醫生對扼止或控制這場疫疾，卻拿不出有效的辦法。對疾病本身，有的醫生指為腥紅熱，也有醫生說不出是什麼疾病。⁽⁴³⁾

(5)耳、目、齒、皮膚、腳氣等雜症

除了上述消化、呼吸道疾病，天花、季節性及急性傳染病，是近世威脅兒童健康的幾種主要疾病外，還有耳、目、齒病、口吃、皮膚、腳氣等雜症，時為健

(34) 黎承禮，前引書，頁3-4。

(35) 《葉恭綽先生年譜》，頁2。

(36) 陳聲聲，《候官陳石遺先生年譜》，頁13。

(37) 伍受真，《受真自訂年譜》，頁5。

(38) 李清植，《李文貞公年譜》，頁12-13。

(39) 陸寶忠，《陸文慎公年譜》，頁66。

(40) 瞿中溶，《瞿木夫先生自訂年譜》，頁3-4。

(41) 李宗侗，《從家塾到南開中學》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4期6，頁45。

(42) 李先聞，《一個農家子的奮鬥》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14期5，頁12。

(43) 趙楊步偉，《一個女人的自傳》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11期1，頁49-50。

康兒童之困擾，傳記資料中偶亦可見。沈兆霖六歲後「耳常流水，聽不聰」，過了十歲以後才愈，可能是一種復發性的耳炎，因拖延時久，終致破壞其聽覺。⁽⁴⁴⁾

關於眼睛和視力方面的毛病，因為會影響兒童閱讀乃至未來進舉之前途，更易引起士人家庭之重視。兒童眼睛或視力上的問題，有些似乎是先天性的，據謂邵晉涵(1743-1796)生來「左目微眚」，眚即是一種眼病。⁽⁴⁵⁾楊守敬也說他的三弟自幼聰穎，「惟目神不足，數丈外不見人，向夕即同瞽者。」可能是一種天生的弱視或夜盲。⁽⁴⁶⁾但是有些孩子眼睛視力出了問題，則純為後天罹疾而致。前文曾及顧炎武三歲後「左目為眇」，即為罹患天花所遺。⁽⁴⁷⁾目疾在中國南方濕熱之地尤為普遍，台灣老作家王詩琅(1908-1984)「三歲即開始患眼疾」，是為一例。⁽⁴⁸⁾因為眼疾影響視力，曾限制了有些少年對某些活動的選擇。張人傑(1877-1950)十八歲時「因骨痛及目疾加甚，乃改研書畫」。是因其視力已不適繼續苦讀而然。⁽⁴⁹⁾不過也有一些資料提到，士人子弟自幼常在光線不足的環境下勤讀不輟，正是使視力受損的原因。唐文治自謂七歲起，「夜課恒隨月讀書，目力已受傷害。」⁽⁵⁰⁾程天放(1899-1967)也說自己「晚間也喜歡在微弱的燈光下看書，所以從十歲起，眼睛就變成近視。」⁽⁵¹⁾

齒痛有時亦困擾幼年兒童，影響正常飲食。牛運震(1706-1758)說自己「三、四歲時常齒痛，劇則一、二日不能食。」⁽⁵²⁾還有的描述幼兒牙齒異常現象，用語簡略模糊，不易確知其意所指。如文祥自述二歲時，「甫生齒，齒亦黑」，⁽⁵³⁾不知是否是一種幼兒的齲齒。

清代家庭還注意到有些兒童自幼有口吃的毛病，並且認為它是一種天資遲鈍的象徵。閻若璩(1636-1704)自謂六歲入小學時，「口吃」，而且「資頗鈍。讀書至千百遍，字字著意，猶未熟。」⁽⁵⁴⁾但是有的兒童，其口吃的習慣並非天生，而是模仿他人學來的。柳亞子(1887-1958)九歲時「始患口吃病。系從費家五舅父樹

(44) 沈兆霖，前引書，頁2。

(45) 黃雲眉，《邵二雲先生年譜》，頁12。

(46) 吳天任，《楊惺吾先生年譜》，頁2。

(47) 張穆，前引書，頁4。

(48) 毛一波，〈台灣老作家王詩琅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46期1，頁88。

(49) 吳相湘，〈疏財仗義的張人傑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6期2，頁32。

(50) 唐文治，前引書，頁6。

(51) 程天放，〈我的家塾生活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1期5，頁20。

(52) 蔣致中，《牛空山先生年譜》，頁2。

(53) 在此以前，文祥曾自謂「生時舌黑，火盛」故此處乃言「齒亦黑」。見文祥，前引書，頁1。

(54) 張穆，《閻潛邱先生年譜》，頁17。

達及表兄弟孟良與仲賢處學來。」並言受口吃之影響，背書困難而常遭老師責打。⁽⁵⁵⁾

舊時兒童身體衛生未臻理想，易患各種皮膚病，暑熱季節尤然，前已略及。黎培敬六歲時，盛暑，即因「患頭瘍」而未入塾。⁽⁵⁶⁾薛光前(1910-1978)亦自言五歲時，「頭生疥瘡，醜相可知。」⁽⁵⁷⁾而且因為普遍衛生條件欠佳，富裕家庭中的兒女亦不免受蝨蚤等體外寄生蟲之苦。幼兒有頭蝨，家人即剃其髮以便清理。曾國藩的女兒曾紀芬(1853-1942)即自謂「幼時頭上常生蝨，留髮甚遲，十一歲始留髮。」⁽⁵⁸⁾有的兒童所患肌膚之病更為嚴重。沈雲龍自謂年少時曾「生了一場中醫名叫『流注』的外症，最初的病症，是在出過痧疹之後，全身墳起無名的腫塊，有七處之多」，最後擴大化膿，不得不動刀割治。⁽⁵⁹⁾

南方的兒童有時還有腳氣病的毛病，並無有效藥物可治，多半視其為一與環境相關之疾病，罹之則試易地療養。朱屺瞻(1892-)少年時曾患腳氣病，多方醫治無效後，遂由校「回鄉。不數日，病症豁然而愈。」此後腳氣病並未斷根，「於是病劇則歸里，愈後便返校，經常往返於上海、瀏河之間。」⁽⁶⁰⁾陳寅恪少年時亦曾患腳氣病，因須易地療養，乃返家休養年餘。⁽⁶¹⁾

(二)其他影響兒童健康的因素

(1)體弱

近世一般家庭有關兒童健康的記錄，並非均具體指明其疾苦所在。許多記錄僅籠統提曰，某兒自幼體弱，因而多病。魏禧(1624-1680)之弟在「先叔兄紀略」一文中謂禧「少孱，善病」。⁽⁶²⁾據載王昶(1724-1805)亦為「少羸，善病。」六歲時尤劇。⁽⁶³⁾此類記錄簡略而模糊，或因家人之關注即此而止，未詳言，也可能父母家長對幼兒身體健康之認識不足，不能更詳細明確敘述。

因為身體不夠健壯，或使此等兒童的日常活動受到限制。吳梅村(1609-1671)於「奉母于太夫人七十壽序」中自謂「余自少多病，由衣服飲食，保抱提攜，惟

(55) 柳無忌，《柳亞子年譜》，頁8。

(56) 黎承禮，前引書，頁3-4。

(57) 薛光前，〈困行憶往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32期5，頁47。

(58) 曾紀芬，《崇德老人自訂年譜》，頁11-12。

(59) 沈雲龍，〈四十年前中學時代的回憶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11期6，頁50。

(60) 馮其庸，《尹光華、朱屺瞻年譜》，頁10。

(61) 蔣天樞，《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》，頁24-25。

(62) 溫聚民，《魏叔子年譜》，頁2。

(63) 嚴榮，《述庵先生年譜》，頁4。

祖母之力是賴，」並以年少多病疾之故，自幼鮮有戶外活動，「與子暱疏」曰：「十五、六不知門外事。」⁽⁶⁴⁾李鴻藻(1830-1897)則因「幼本瞿」，其母「惟恐致疾，令勿苦讀」，担心他因身體瘦弱又用功過度而招疾病。⁽⁶⁵⁾

有少數的例子，幼兒之體弱是有原因的。如梁濟(1859-1918)，因「懷七月而生，故稟賦素弱」，知道他的體弱是來自先天早產。⁽⁶⁶⁾汪康年(1860-1911)則「以自始生至四歲，無日不在奔走流離之中」，遂「及長而身體羸弱」，歸因於出生後動亂遷徙，居住飲食不定，照顧不周，使他自幼健康受損。⁽⁶⁷⁾李季亦自謂其母生他是已久受生育之勞，身體極弱，產後無乳，又無固定乳母，使他自幼營養不良，發育受到影響。「幼年時常患病，枯瘦如柴，每當六月炎天，也不流汗，有時還須加夾衣。」⁽⁶⁸⁾陳其美(1878-1916)據說「初生體氣孱弱」，也與其母「產後多疾，雇乳媼乳之」有關。⁽⁶⁹⁾

然多半記錄中所載兒童體弱，並未言及明顯的緣由，只是一再提到體弱的兒童自幼易病且多病。據謂湯爾和(1878-1940)，自小「細小身量，精瘦焦黃」，而且「從小多病，一來就感冒，再不然就是下痢，成天和藥罐做伴。」⁽⁷⁰⁾郁達夫(1896-1945)父早歿，兄弟三人均賴母親撫育，達夫又「幼體弱多病」，母甚憂之。⁽⁷¹⁾趙元任(1892-1982)說自己「小時身體不好，動不動就是傷風，發燒」，害過痢疾，疝氣，傷寒等病。⁽⁷²⁾朱光潛(1897-1986)也道「從幼年起，我就虛弱多病，大半生都在和腸胃病，內痔，關節炎以及並發的失眠症作鬥爭。」⁽⁷³⁾這類的記載，描述兒童自幼體弱多病，固然可能屬實，但是也反映了中國民間對人體健康的一種普遍觀念，認為多病，常病的人，是因為先天稟賦不強，體質較他人為弱，因而遇有小兒多病，立即與根底差，體質弱相提並論。

(2)意外傷害

舊時社會與現今一樣，對兒童健康的傷害不全來自疾病感染，人為的疏忽與

(64) 馬導源，《吳梅村年譜》，頁12-13;18。

(65) 劉鳳翰，李宗侗，《李鴻藻先生年譜》，頁4-5。

(66) 梁煥鼎，《桂林梁先生年譜》，頁2-3。

(67) 汪康年，《汪穉卿先生傳記》，頁9。

(68) 李季，前引書，頁13-14。

(69) 徐詠平，《陳英士其美先生年譜》，頁4。

(70) 《湯爾和傳》，頁2-3，6-7。

(71) 劉紹唐，〈民國人物小傳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24期4，頁123。

(72) 趙元任，〈早年回憶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15期4，頁36。

(73) 關國瑄，〈中國美學播種者朱光潛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48期4，頁15。

意外，也常傷及其身。幼兒在家中或附近活動，摔傷跌破是免不了會發生的事。居正(1876-1951)四歲時，「抱著吃飯的磁碗學步，跌了一跤，被破碗的磁鋒將鼻尖劃出一大塊。」⁽⁷⁴⁾孫科(1891-1973)，六、七歲時騎馬，「不慎自馬背上摔下，跌破頭。」⁽⁷⁵⁾都是這類的例子。這些傷害，有些是兒童自己日常起居遊戲不慎所致，如李季自述：「小時最好活動，喜歡自己做各種玩具頑耍，如紮鞭子，削地雷公，編草龍頭，造車子等等。一日，我拿著祖父的篾刀砍一個杉樹小輪盤，預備作一張小車子，不意用力過猛，輪盤向旁邊一跳，篾刀的餘力未盡，直向我的左手中指殺來，把牠的頭砍去三分之一。」⁽⁷⁶⁾有些則是照顧的人失責所致。徐道鄰(1906-1972)襁褓時，背他的女傭不慎，背上的包袱鬆扣，使他幾乎從她背上滑下來，慌亂中她倒提道鄰的一隻小腳，硬從後肩拉回來，亦未告知其父母，待發現時，已因胯股脫臼，發炎生膿，連小便裡也帶膿了，雖經求醫診治，卻落得終生兩腿不齊之結果。⁽⁷⁷⁾有些兒童幼時不幸遭遇不只一次意外，導致種種傷害。李先聞記載他的祖父「善倫公在六歲時跌傷，發育後背駝手彎。小時又被頑皮孩子在耳邊放炮仗，把耳朵震聾了。」⁽⁷⁸⁾類似的情況，一定不在少數。而且這些偶發的意外，常造成嚴重的後果，影響兒童一生的健康。吳詠香(1912-1970)十三歲時，一個風雨之夜，「在睡夢中由床墜地，因當時無人在側，竟自暈沈睡去。翌晨醒來，兩臂不能轉動，從此遂罹骨炎，亦稱為脊椎結核病。」不但影響了她的發育，肩背亦成畸形。⁽⁷⁹⁾

傳統農村中，孩童嬉水或落水遭溺，也是常見的意外。郝更生(1899-1975)自言即因「曾游泳溺水，幾死獲救，故改名為更生。」⁽⁸⁰⁾梁寒操(1899-1975)則謂六歲以前，有一次家裡住的地方，山洪爆發，立時水深三、四尺，他為了想救一隻心愛的小貓，「跌落水中」，撈起來時已經不省人事。經置牛背上，使肚中水倒流出來，並藉牛的熱氣幫助甦醒，經過一天多的時間，才被救活。⁽⁸¹⁾

此外，兒童好動，不乏與人打鬥受傷的事。居正五歲時，「隨人放牛，與牧

(74) 趙玉明，〈菩薩心腸的革命家——居正傳〉，頁2。

(75) 蔣政，〈國父的先世與後裔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23期4，頁8。

(76) 李季事後道及自己處理這場小意外，並未告及家人，以當時痛不可耐，一直跑回母親房中，偷偷地將指碩的血滴在床下，然後拿一塊布包紮起來。」見李季，前引書，頁43。

(77) 徐櫻，〈我的親娘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23期5，頁43。

(78) 李先聞，前引文，頁10。

(79) 齊崧，〈女畫家吳詠香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25期3，頁34。

(80) 郝更生，〈更生小記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11期4。

(81) 梁寒操，〈回憶我在十八歲以前一些有趣的事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卷1期1，頁17。